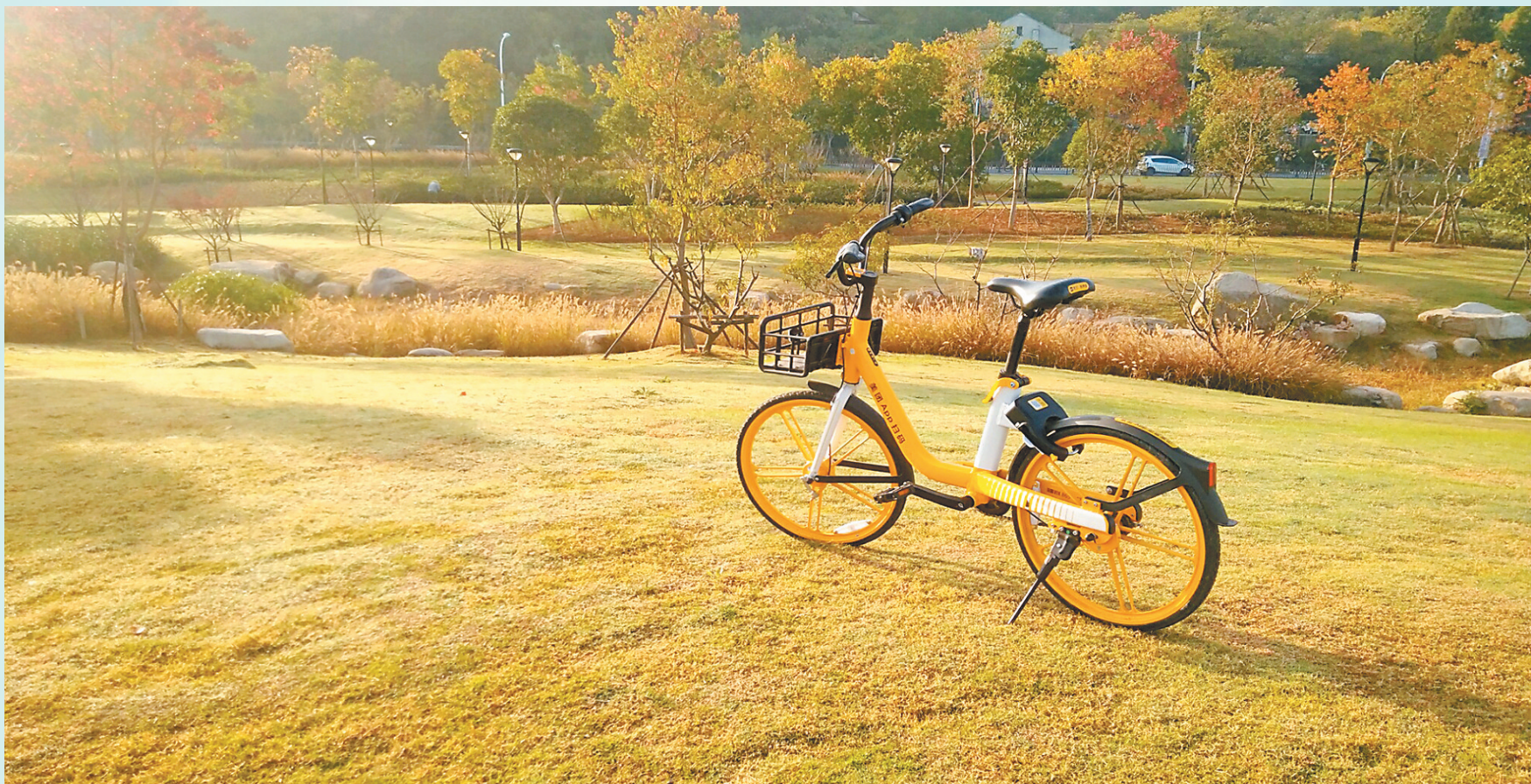


暮秋之音

◎缪文中

谁点染山林，
欺屏又锁心。
丘亭融彩画，
栈道伴风琴。

若懂春秋意，
休言百万金。
浮云知会我，
静听叶余音。



西南化工研究院的开拓者——追忆我们的爸爸周汝海

◆烛窗心影 ◎周亚平 周建平

我们从来都叫他爸爸，而不是叫父亲，这是习惯，亲切又自然。

在我们的印象里，他高个瘦瘦的，一脸络腮胡，眼中透着坚毅和自信，而又充满着文质彬彬的君子风度。

关于爸爸的过去，他很少向我们提起。这是他的习惯——从不在家议论个人和单位上的人和事。所以我们只能从他偶尔的只言片语和其他资料来回忆他。

1925年2月14日爸爸出生于浙江义乌佛堂镇后阳村，1945年考入位于浙江泰顺的国立北洋工学院，1946年夏北上天津复员，就读于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化工系，并于1949年1月毕业。

1948年底，辽沈战役解放锦州。刚刚从北洋大学毕业受聘于东北重工业局的爸爸，就参加了恢复锦州合成厂炼油生产的艰巨工作。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实际行动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1951年2月10日，锦州合成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滴煤炼油，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奠定了基础。

1954年，爸爸调到北京新成立的化工设计公司工作，我们兄妹仨就出生在北京。1958年初，爸爸被调往成都的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我们随之前往。后来，为响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为天然气化工研究事业的发展，爸妈毅然带着全家离开繁华的大城市成都，来到纳溪这个边远荒僻的小县城。当时这个地方仅有简陋的安

身住所，四处都是农田，爸爸就开始没日没夜地拼命干，那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缺吃少营养，他很快全身浮肿……但就是这样，爸爸和同事们依然加班加点地工作，硬是在很短时间将泸州天然气化工试验站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给建起来了。

那时兴大会战，为完成试验站核心产品——变压吸附触煤实验环性能测试，爸爸右手中指不幸被冲压机压掉了一节，十指连心的痛，爸爸冷汗直冒，但一声不吭，咬牙到医务室包扎后又出现在现场……

1963年3月，一向关心四川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朱德委员长专程到四川考察，在西南化工设计研究院挥毫题写“掌握综合利用天然气的最新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

1966年初，原化工部将西南化工设计研究分院的设计部分，在成都组建为化工部第八设计院，研究部分迁至泸州组建为化工部西南化工研究院，爸爸担任研究院的机修车间副主任。

爸爸工作已经到了忘我的境地。很多年前，爸爸曾患过肺结核，什么时候患上的他不知道，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去治疗和休息。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一次单位常规体检时，扫描肺上已经有个早已钙化的病灶。直到现在很多老同事尽管已是两眼昏花风烛残年，每每谈及研究院发展的往事，无不感叹和佩服爸爸的工作艰辛与无私奉献，怀念他对普通职工的关照和爱护。

在工作中他从来没有太多的说教，而是以身作则的实干，这种特有的方式很自然地感染着每一个人。

1978年后，科技工作者迎来了科学发展的春天。1980年爸爸当上泸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后来任科管室主任兼副总工程师、院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由于爸爸在工作中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成绩显著，1983年被评为泸州市劳模，1984年被评为四川省劳模。1987年爸爸晋升为教授级工程师，当时由原化工部副部长、化工部技术委员会主任陶涛签名的评语说：“该同志有丰富的生产设计经验，在组建化工设计研究、主持化工科研管理上成绩突出，具备享受教授级同等待遇的局级工程师资格。”

正是凭着踏实、认真、艰苦卓绝的工作，父亲在干部群众中一直享有很高威望。1983年3月，经过无记名投票，爸爸当选为泸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同年8月又当选为泸州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爸爸的感情世界丰富细腻且极富同情心。不论是邻居或是在工作中的同事，只要有困难的人上门求援，爸妈都会慷慨解囊及时给予帮助。爸妈明白这些上门借钱的人既是同事又是下级，没到紧要关头是不好意思开口的。

曾和爸爸在一起共事多年的机修车间党支部书记张吉山来家看望父亲时说起一件事：当年在车间里建立了一个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那是用爸爸的奖金来建立的，名誉是车间集体

的。爸爸的奖金从来就没拿回家。基金会一直存在到爸爸和张书记因工作调离时为止。

爸爸一生热爱党，数次提出入党申请，并在花甲之年终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一生追求的愿望。

在爸爸去世之后，单位发布的追悼词中说：“周汝海同志对党忠诚，对事业尽心，对同志春天般温暖，对自己高要求，对享受低标准，不为名不争利，清心廉洁，两袖清风的高尚品质，永远值得学习。”这确实是爸爸一生的写照。

爸爸对我们教育很严格，尤其对我们人品培养格外重视，从小经常给我们买英雄人物的连环画，讲英雄人物的故事，告诫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退休后，爸爸撑起家中一片天，照顾患有罕见的小脑共济失调不治之症，走路不稳，需人搀扶的妈妈。爸爸提着小板凳一手搀扶妈妈，一肩背着沉重的大行李包，不辞辛劳地带妈妈去治病，求医问药。后来妈妈站立不起，长期卧床，爸爸就像保姆般忙前忙后，照顾妈妈。对此，他从无怨言，对妈妈始终关爱备至，细致入微。

爸爸的一生，可用“平凡”两字来形容，平生所做都是平凡的事。但他对于国家、社会 and 家族亲人都怀有赤诚之心，因此即便平凡的事，他也做得很不平凡！他没有给我们留很多的物质财产，却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就好像一眼清澈的泉水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受益终生。

◆朝花夕拾 ◎杨达寿

大家集中在两个大教室晚自修，教室梁下挂一盏煤气灯，教室亮如白昼，结束了柏油灯豆火的日子。

入夜，寄宿生睡楼板铺，在走廊尽头有小便桶，梁上点三灯管煤油灯作长明灯。当年，煤油灯也叫洋油灯，因我国煤油开采量少，进口的煤油就叫洋油。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洋油灯，很亮也感新奇，周日回家就在爸爸面前嚷嚷买盏煤油灯。1952年春节前，我家终于用上了煤油灯，过上柏油灯、蜡烛灯和煤油灯齐辉的日子。特别是煤油灯密封性好，不会把油洒到其他物品上，在我家用了几十年。1968年，杨宅得益于义乌糖厂的供电，较早有了电灯，但我妈上楼仍用手提煤油灯照明，直至1980年冬妈妈仙逝后才彻底告别煤油灯。

农村有了电灯后，柏油灯很快退出农家生活舞台，柏子蜡烛很快被洋蜡烛所取代，乌柏树也变得少了。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小道两旁尚存一列乌柏树，平添校园一道小小的风景，成了我每年怀旧赏红叶之地。2020年11月13日，我们去临安红叶指南村观光，没有赏到红叶，回程去青山湖绕湖一走，发现湖边有许多乌柏树，见到枝丫间白如星斗的柏子，勾起儿时捡柏子的许多美好回忆，令人难忘！

柏油灯、蜡烛灯和煤油灯已离开我们的生活，却留下了我童年和少年中最纯真的片段记忆，它们曾照亮我读书的每一个夜晚，那些油灯豆火至今仍在我心灵深处闪光！

◆汉诗节拍

晚秋的风刀
刮动远挂街头的云彩
两棵老樟树
撑起绿荫的巨伞
在小区的高地
升向更高远的天空
这两棵老樟树
古老沧桑，但挺拔硬朗
它们许多的枝条和叶子
在空中相握相拥
它们绿的 黑的小果
在枝头摇曳

十年前的晚秋
傍晚下起了雨
我和一位老人
在福田两棵老樟树下避雨
那一天
风卷动老樟树的枝头
也卷动老人被雨湿过的银发
老人在一棵树下
在雨中
看我把泥泞的摩托车停下
我在另一棵树下
在风中
看老人如老樟树在风中挺拔

老人从他那棵老樟树
走向我这棵樟树
然后我们像老友一样
谈起云朵、天空、雨雪和泥土
谈起远走他乡
谈起路与远方
谈起鸡毛换糖
他说他见我江西的摩托车牌号
觉得亲切而豪迈

他说他是义乌
很早挑担子去江西摇拨浪鼓的人
他说赣南赣北
每一个县城他都有过东家
他说那时的东家
像现在的房东又像是饭馆
他说天南地北
每一个东家都很好
管吃管住也会管粮票
他说那时他摩托车还没有
挑担子只怕轻不嫌重
他常在黎明出发，半夜回家
他说即使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夜再怎样黑
也黑不了向前的脚步

老人一边跟我讲
老樟树一样陈年的故事
一边老东家一样
听我的念想、快乐、失落与迷茫
他说年轻就要有年轻的样子
有梦想
也要能为梦想远走他乡
后来老人在风中
吆喝起鸡毛换糖
一边在两棵树下
比划着摇起拨浪鼓
老人在风中吆喝比划
老樟树也在风中摇曳

那一天
风刮了很久
雨也下了很久
老人讲着他的敲糖帮
也比划起他的拨浪鼓
那一天
四百年的两棵老樟树
在风中摇着拨浪鼓

老樟树在风中摇着拨浪鼓

◎黄友平

从柏子树说开去

新中国成立前后，柏油灯仍在故乡农村普遍使用。柏油灯的柏油取自乌柏树。乌柏属落叶乔木，我国已有1400多年的栽培历史。

乌柏树是我国特有的经济树种，它以根皮、树皮、叶入药。叶多鲜用，杀虫、解毒、利尿、通便。用于治疗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大小便不利，毒蛇咬伤；外用治痔疮，鸡眼，乳腺炎，跌打损伤，湿疹，皮炎。这些都要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应用。

乌柏树种子外白色蜡层称为“柏蜡”，可提制“皮油”，供制高级香皂、蜡纸、蜡烛等；种仁榨取的油称“柏油”或“青油”，供油漆、油墨、点灯照明等用，经济价值极高，其木也是优良木材。因此，农人爱种乌柏树，田塍、塘堤，田头、地角都有乌柏树的身影。春季叶绿如碧玉，秋季叶色红艳夺目，不下丹枫，具有极高的观赏园艺价值。立冬后，红叶尽落，洁白的柏子挂满枝丫，星星点点，那是收割柏子的日子。柏子树高大多枝，农人常在竹竿头装把叉刀，才可把一束束柏子割下，但难免散失一些零星柏子，给儿童们一个捡拾散落柏子的机会。儿时我曾多次去柏子树下捡拾，把零星柏子积起来卖给榨油人，可以用自己挣的小钱买文具。

几十年前，农村多用柏油灯、蜡烛照明。柏油灯有个泥土烧制或竹片制作的台座，上放一只如碗碟似的铸铁油碟，柏子油倒入碟盘内，上放两三根灯芯草，点燃吸饱柏子油的灯芯草，便会燃起一团橘红色的火苗大放光明。灯芯



作者与乌柏树。

草呈白色圆截面粉条样，它又轻又像海绵一样会吸油，点燃后不会冒烟。

冬日夜晚，为了节省柏油，一家人共用一盏油灯豆火：妈妈和大姐编草席，爸爸和哥哥剖落麻纤维，我也挤在油灯旁读书与作业。

一家人共用一盏灯时会用两根灯芯草。如果我一人用一盏灯，只用一根灯芯草，灯火亮度更弱一点。灯芯草点久了，还会结灯花，灯火便自动一跳一跳报警，我就会小心地用竹筷或香尾棒夹去灯花，并将灯芯草向外拨一拨，增加燃烧的长度，顿时火苗不再跳动，火光更加平稳明亮。

有一次写作业，太靠近柏油灯盏，我头一抬，把一碟柏子油全浇到我头上，全家摸黑好一阵子。柏油倒我头上了，只

好用草纸一遍遍擦我头发。第二天来不及烧热水洗头就上学去，头发仍油光发亮，引来不少同学的围观与取笑。

过年前几天，妈妈都要掸尘大扫除，我的任务是清洗柏油灯盏的底座和油碟。除夕至大年初五止，家里不再点柏油灯，每个房间都点柏子红蜡烛，全家亮堂。

不知不觉，在微弱的柏油灯下，我度过了村小四年时光。村小杨新棠老师想培养我和另外两个学习较好的同学学珠算和写毛笔字，于是我们每人每夜带一支中号蜡烛，点完两支半蜡烛就回家。苦学几个月，考到佛堂镇稠南小学读高年级，珠算比赛得第一，毛笔大字得第二名。这是柏子给我的恩惠。在稠南小学读书，我当寄宿生，